

國民 文獻 分類 編纂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民國文獻類編續編

教育
卷



781

民國時期文獻保護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編



民國文獻類編續編



教育卷
781



民國時期文獻保護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七八一冊目錄

北大卅三周年紀念特刊 北大學生周刊編輯委員會編 北大出版組，一九三一年出版……………一

國立北京大學二十年度學生一覽 北京大學注冊組編志股編 北京大學注冊組編志股，

一九三二年出版……………七五

北京大學一九三七級畢業同學錄 國立北京大學編 國立北京大學，一九三七年

出版……………二〇五

北大卅三周年
紀念特刊

蔣亨禔



北大學生周刊編輯委員會顧問

(以姓名筆畫多寡爲序)

王 烈先生	王桐齡先生	白眉初先生	朱 洪先生
李四光先生	周作人先生	邱昌渭先生	何基鴻先生
周炳琳先生	吳俊升先生	胡適之先生	俞平伯先生
范文瀾先生	陳啓修先生	陶希聖先生	程 衡先生
徐祖正先生	馬幼漁先生	馬叙倫先生	許地山先生
許德珩先生	張慰慈先生	張忠絳先生	張心沛先生
稽文甫先生	楊 廉先生	楊亮功先生	溫源寧先生
傅斯年先生	張崧年先生	張奚若先生	張 頤先生
鄭振鐸先生	鄭天挺先生	蔣夢麟先生	蔣廷黻先生
樊際昌先生	劉樹杞先生	鄧以蜚先生	錢玄同先生
劉半儂先生	燕樹棠先生	顧頡剛先生	戴修瓚先生

北大學生周刊編輯委員

牛存善 翟吉哲 焦步青 齊國樑 張潔身

1. 中國外交與國聯
2. 新聞家的常識與西南的警聞
3. 振奮起「五四」精神來！
4. 文化戰線上的北大
5. 北京大學真的死去了嗎？
6. 北大的精神
7. 紀念與國難
8. 紀念感懷
9. 北京大學的歷史及現行組織
10. 國難與教育改造
11. 愛國詩人陸放翁
12. 從準備到鬥爭
13. 從唯物論到唯物史觀
14. 工作教育
15. 忘了我吧
16. 滿庭芳
17. 殺吧，中華民國
18. 鴿笛
19. 我要——
20. 論諸願書
21. The Periodic Recurrence of Internecine Wars in China

尹 尹

許德珩

文甫

羅盛堯

郝瑞桓

焦步青

蘇書掄

王烈

楊廉

許采章

田文彬

陳湍

張玉池

曹曾保

白傑

包乾元

荻若

前人

馬叙倫

J.S.Lee.

探求真理

蔣夢麟



時評

中國外交與國聯

自從對日問題發生以後，國民政府以訴諸國聯作為外交上唯一的辦法。國內的輿論對於這個辦法，直至現在，仍有許多的懷疑，甚至於認為是外交的失敗。假若我們認清國際的狀況，明了國際關係的歷史，我們就知道：我們政府外交的失敗，是在這幾年，外交的呆板，并不在現在向國聯之求援。

在現在國際狀況之下，國聯畢竟是一個維持國際和平的唯一的法定機關。歐戰以後，世界各國，無論強弱，都認識了國際生活之互依，都感覺到戰事直接所加之危險，及間接波及之苦痛，大家才下決心組織國際聯盟，以防止戰爭和維持和平，為其重要之目的。日本在中國之暴行有引起遠東戰爭之危機。那麼！我們中國政府將此事訴諸國聯，以求公決，本是合法的步驟；我們中國本是國聯的一份子，現在請求國聯的援助，就體面上說也不算丟臉。國聯九月三十日的議決案——命令日本撤兵。國聯關於這個議決案雖不行使制裁，強制執行，然在國際上實在已經給了我們不少的實際上和精神上的援助。本月九日國際的正式會議又議決組

織一個調查委員會，我們中國也并不因此而吃虧。總而言之，國聯總算是幫助了中國對付日本，並沒有幫助日本壓迫中國所以，國民政府這次訴諸國聯不應該說它辦的不對，儘管我們的希望沒有完全達到圓滿的結果。

但是國民政府的外交却有一個大錯！

我們常常聽說：弱國無外交；這話都是負外交責任的人們，不負責任的話，逃避責任的話。唯有弱國更須借外交，以維持自己的存在。中國歷史上告訴我們一個很好例子：當春秋時代，鄭國所以國存於一時，多靠子產周旋於列國之間的成績。最近土耳其所以能够脫離歐洲列強的羈絆，大家都說是因為凱馬爾打败希臘的戰功，其實是因為他能利用蘇俄與西歐的衝突，能利用法國與義大利的衝突，并且連他的戰功也都是因為他利用那些國際衝突的結果。這樣看來，誰說弱國無外交？現在我們若是留心觀察日本的外交，日本這樣無理的舉動，它所以能逃避或減少國際上的制裁，其中的原因固然不是一個，而主要的外交上的原因，的確是在它能利用現在俄法兩國的大衝突。

國民政府這幾年的外交有這樣的準備嗎？最近有這樣靈活的運用嗎？

北京政府自從前清末年就呆板的親美或呆板的親日。國民政府在廣東的時候，雖變化了手腕，但現在看來，也是呆板的親俄。當

寧漢決裂的時候，漢政府所以在外交上有少許的成功，的確確是因為寧方接近英法美日的結果。這不是很顯明的外交上的活劇嗎？自從共產黨在廣州燒殺的大暴動之後，南京政府無辦法的長期的與蘇俄斷絕國交，又死板板的依靠英美，中國在外交上又算是死了！直到現在，還是死的外交。因為過去的死的外交，所以現在在外交上就當然的沒有辦法而不能靈活的運用。嗚呼！洋話外交政策的無用！嗚呼！我們中國政交失敗的倒霉！（尹）

新聞家的 常識與西 南的警報

昨日北平的報紙登載西南的警報，說：法國在安南增兵將擾我國邊界；又說西藏派兵又犯西康。法國是否增兵？增兵究係何用意？西藏是否又犯西康？這個事實問題，我們先不必去問；即假設實有其事；我們以常識推斷，那些舉動決不能是大規模的舉動。當此東北外交緊張的時候，凡從事報界的人應以新聞家的資格，運用自己的常識，把這種西南的警報，壓起來不登。這種警報一經傳播。即刻就發生移轉對日的視線和注意，這是自然的效果。我們希望全國新聞界多運用自己的常識！

（尹）

日本的軍備

- 一，軍隊人數——居世界第五位
 - a. 常備軍 二一〇,〇〇〇人
 - b. 守備軍 一,七三八,〇〇〇人
 - 二，戰鬥艦十艘，二九二、四〇〇噸居世界第三位
 - 三，頭等巡洋艦 三十三艘，二〇六、八一五噸——居世界第三位
 - 四，頭等驅逐艦 一一五艘，一二九、三七五噸——居世界第四位
 - 五，頭等潛水艇 七十一艘，七七、八四二噸——居世界第二位
 - 六，飛機載運艦 四艘，六八、八七〇噸——居世界第三位
- 其餘如戰鬥飛機及坦克炮車在世界上並不佔重要位置。而今日之禍我國者，却利用此種不佔重要位置之殺人器具，竟然把我之東北三省掠奪以去了！
- （哲）

日本人的言論

- 一，內田伯爵（現任南鐵總長）說：『日本以廣大的人民，因處於很小的島國，欲求生存，勢必與中國經濟合作！』
 - 二，石井子爵（Viscount Ishii）在其自傳內說：『日本沒有中國是不能生存的。』
 - 三，芳澤謙吉（國聯日代表）說：『日本在華的權利，有關死活的事體；英國在華的權利，是件很切實的事體；美國在華的權利，不過是件裝飾而已。』
- （哲）

振奮起「五四」的精神來！

許德珩

在這個日本帝國主義者用飛機，大炮，機關槍，坦克車，綠氣炮，大肆屠殺我們中國被壓迫民衆的今日，我們來紀念北大，不由得我們不想起他當年一頁光榮的歷史——「五四運動」。紀念北大是要毋忘「五四運動」！紀念北大是要振奮起「五四」的精神來！

「五四」的精神是什麼？

（一）「五四」的精神是民衆的精神——「五四」以前，中國社會之廣大的民衆，是個死的，不動的，沒有表示的；他們雖然是整個的棲息於帝國主義者，軍閥，貪官污吏之殘酷的剝削蹂躪之下，然而他們是沒有偉大的表示的。政治，不惟是廣大的勞苦民衆所不能過問的，就是智識份子的學生也都是不能過問的；「學生不應該干政」，猶之於「女子無才便是德」，是爲社會上一般人所共同奉守的經典。是「五四運動」他顯出民衆的力量來，把這部經典燒燬了，不惟是以群衆的力量懲罰了當時賣國求榮的軍閥政閥，並且還是以羣衆的力量，屈服了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代理人，喉舌。這種民衆自決的精神，是值得我們紀念的。現在，在這個帝國主義者，軍閥，裹甲拽兵而走的貪污官吏，三位一體地一齊來向我們民衆屠殺的現在，我們來紀念北大，是要不忘記

他所倡導的那種民衆自決的精神，所以我們紀念北大，是要振奮起他當年所倡導的那種民衆自決的精神來；

（二）「五四」的精神是團結的精神。——有了民衆自決的精神，沒就是要有團結的精神；因爲一盤散沙的民衆是沒有力量的，是沒有用處的。「五四運動」不惟是學生羣衆有了親密的團結，工人，農人，商民，有了親密的團結，並且他們都還能相互的結合起來。所以有了學生的罷課，就能即刻地有商民的罷市，工人的罷業，以及農民的罷稅，各學校的學生會彼此不接頭的事是沒有的；是有了這種民衆的，親密的團結，纔能够發生的力量出來，對付敵人！現在，在這種危機四伏，三位一體的正在交相壓迫我們屠殺我們的現在，我們來紀念北大，是要不忘記他當年所倡導的那種團結的精神。所以紀念北大，就要加倍的振奮起他當年所倡導的那種團結的精神來。

（三）「五四」的精神是革命的精神——還有一個最後的，最重要的，就是他所倡導的那種革命的精神。當時也還有人叫我們「鎮靜」，「等待」，然而民衆所表示的，却不是這種，妥協的，屈服的態度，而是熱烈的，勇敢的，革命的精神。是用他，打破了當時的危局，摧毀了當時賣國軍閥的統治，火燒了他們的窩，點起了未來的中國革命火線，現在，在這個對帝國主義者一再無恥的投降，屈服，對民衆不斷的盡情的壓迫與玩弄的現在，我們

來紀念北大，是要不忘記他當年所倡導的那種革命的精神。所以紀念北大，就要加倍的振奮起他當年所倡導的那種革命的精神來！

這是我們所應當紀念的北大！親愛的同學們，歷史上的事是過去的事，過去的事是過去了，我們只可以紀念他，用不着去追趕他！時候是這樣地迫切和進步，我們是要本着那種民衆的，團結的，革命的精神，鼓起勇敢來，創造我們未來無限光榮的歷史！

一九三一，十二，九日，爲
北大三三週年紀念作，北平

文化戰線上的北大

文甫

北大成立三十三週年紀念日來到了。爲慶祝其已往和今後的光榮，我要談一談從五四以來在北大領導下的新文化運動。

十餘年來，中國文化運動的發展，可以分爲兩大階段，三小階段。所謂兩大階段者，前一個階段已經過去了，後一個階段現在只算開始。這裏我要先說過去那個大階段所經歷的三小階段：

(1) 新青年時代 中國新文化運動過去的一大階段，是從新青年時代開始的。當時承歐戰之後，全世界受了空前的震動。

各弱小民族都興奮活躍，力圖在新時代中掙扎其地位。而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隨輪船大駛以俱來的西洋近代資本主義文化，經八十年的醞釀，經戊戌辛亥兩次的進展，到此時已羽毛豐滿，遂和中國舊日整個傳統的封建文化起了尖銳的衝突。於是新青年應時而出，首先從北京「最高學府」裏放起「四十二生的大砲」，摧毀「孔家店」，高唱「白話詩」，打倒「吃人的禮教」；惹得林琴南大發老氣，罵得王敬軒反舌無聲；這真是一場猛烈的戰鬥，在這次戰鬥裏北大諸師友實在是立了首功。這一次文化運動內容極廣泛，但其主要目標不外是思想解放，文學革命；其所要引進的，是「蔡先生」，和「德先生」。他們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畫一個新時代，北大的光榮以此時爲最盛了。這是過去新文化運動的第一階段。

(2) 努力時代 由新青年領導起來的新文化運動，是近代資本主義文化對過去封建文化的鬥爭，是以中國資產階級歐戰後勢力膨脹爲背景的。然而中國資產階級命定的沒有力量取得完全的統治地位，勢不得不與當時所謂實力派者相妥協。當直皖直奉兩次戰爭以後，吳大將軍以恢復舊國會相號召。大家覺得假手實力派以促成中國資本主義的和平發展這是個好機會，於是乎他們「努力」起來了。什麼好人政府，什麼聯省自治，什麼南陳北吳，請中山下野，……實際上都不過是企圖在資產階級和封建軍閥妥協

的局面下實現其和平發展的理想。於是新青年時代波瀾壯闊的新文化運動，到此時而安流平進了；當年被認為洪水猛獸的北大諸師友，到此時都成為名流學者了。及「學者內閣」曇花一現，算是給這一次「努力」運動行了葬禮。然而在這一個階段中，給我們投下兩個頗有希望的種子：一個是科玄論戰，一個是古史論戰。這兩個論戰還保持些新青年時代的精神，而略具健實和深入的形態。科玄論戰最後直掠着現代唯物論的陣線，古史論戰替當今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者作了一次大掃除。這是過去新文化運動的第二階段。

(3) 語絲時代 國民黨改組了，賄選總統塌台了，五卅運動爆發了。社會形勢一天緊張一天，階級鬥爭一天劇烈一天。一班「高等華人」感受勞苦大眾的威脅，不惜與帝國主義妥協，而退出民族解放運動的戰線。這時候，為努力後身的現代評論，完全失掉革命性。於是有一些急進分子從過去文化戰線上分裂出來，形成一個左翼，這就是語絲。這自然又是北大諸師友領導起來的。他們不僅對舊日封建文化作殊死戰，而並且對新派陣營裡那班中庸，妥協，微溫的「正人君子」們，施以毫不顧惜的攻擊。他們自己公然接受「學匪」的稱。這種帶急進色彩的文化運動，乘看五卅以後的緊張形勢而強烈發展，直到三一八慘案而達到它的最高峯。此後緊接着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大革命來到了。文化

運動一時為武力爭鬥所遮掩。這是過去新文化運動的第三階段。

綜上所述，中國資產階級性的新文化運動，爆發於新青年，穩定於努力，分化於語絲，過去的一大階段遂告結束。在這個大階段中，北大諸師友常站在領導地位。一提起北大，總會聯想起這幾年來他在文化戰線上的英勇鬥爭。然而最近兩年，北大沈寂下去了。試看這兩年論壇上所常講的問題，如什麼中國革命現階級，中國社會之史的研究，現代唯物論對各色各樣唯心論的鬥爭，……在北大似乎都沒有引起深刻的注意。我們儘在這裏留戀過去的光榮，咀嚼過去光榮的滋味，而不知已經走到另一個時代了。現代中國是一個急轉直下的局面，後浪推前浪，劇一般的變化。他不能像歐美列強的徐徐發展，而是要兩步併一步往前跳躍的。同學們想保持北大在文化戰線上的光榮嗎？請隨着歷史所指示，再往前跳上幾跳！

北京大學真的死去了麼？

羅堯盛

一個月以前，有位政之先生在社會與教育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為北京大學報喪似的文章，不久以後，又有位許先生與高采鵬地為北京大學蓋棺典禮誌盛，這樣一來，彷彿北京大學的死是已成問題的了。我當初得聞這個惡耗，不禁大為詫異，個自責自語

地問道：「北京大學真的死去了麼？」我的答覆底躊躇，似乎是默認北京大學已經死去了。既而想到死總有一個死因，北京大學的死，究竟是哪一種——暴卒呢？自殺呢？病沒呢？抑拚命而死呢？拚命的死該會振動社會的注意的。然而在許久以前，大家都是沉默着，社會也是寂靜着，直到現在，還很少人談到北大的死。那麼，北大的死許是「平凡的死」了！沉悶的空氣使我作如是想，使我堅執地相信，幾乎無法解脫。幸而幻想到底是幻想，他們究竟無損於北大的健康。你看他到現在不是已經有了三十三歲了麼！

雖然如此，北大的「壽考」，并不足以反證北大的未死，因為「生」和「死」的定義都不大一樣。若有人說北大在少年英俊，奮發有為的時候，是活着的，我們可以承認這話是對的。又若有人說北大在快到壯年或壯年開始的時候，是死去了，這話亦不見得全不對。北大的光榮歷史，早就有許多人頌揚過了，用不着我再來勞叨；現在讓我說他些或許不幸的事實吧。近幾年來，我們這位驍勇善戰的將士，因為受了創傷的緣故，早已「勒轉馬頭」來了；波濤洶湧的「新潮」不知退向那裏去了；「語絲」也絲毫不吐；The Contemporary Review 也不 Review 了。這些不但暴露了他的龍鍾的老態，并且表示了他的「優越主義」的失敗。所以在過去的某一個時期中，他彷彿是死亡或僵化了。

好在這些不過是暫時的病態，所以也就「無傷大體」。今年的國難，的確是說話的好資料，行動的好機會。但是除了「北大學生周刊」有點言論之外，再也看不見「評論」或其他的刊物，口裏的還只是真牌的青年。本來，大家都是沉默着，那知道惡作劇的日本，偏要叫北平的學生滾滾南下，打破鐵路交通停頓最高的記錄。北大的花樣，忽地做了京滬各校的模範。這個花樣，本來不見高明，但是為什麼會流行一時呢？也許就是因為他有獨特的價值吧。

豈明先生在一年前曾經告訴我們說：「北大該走他自己路，去做人家所不做的而不做人家所做的事。北大的學風，寧可迂闊一點，不要太漂亮，太聰明。」這兩句話，無論在過去或現在，北大同學是已經做到了。因為北大的行動獨特，所以北大之風能動蕩全國而取得「指導者」的地位。這種地位的取得，完全是根據於能力的優越，而不是勉強掙得的。鶴見祐輔說：「凡生物，取了集團底行動的時候，其中有必指導者。那指導者有時是永續底的。牛和馬的群中的指導者，本能底地，就有著指導的精神。此外的牛和馬則永是服從着這一頭的指導。非到有比這一頭指導者更強的指導者出，爭鬥而奪了他的地位，則這一頭指導者是總作為幾十頭的指揮（？）者，生活下去的。無疑地，鶴見祐輔先生亦承認人類有做指導者的本能，人類的集團生活亦有尋求指導者的

慾望。我所懷疑的是：人類是否應該和牛馬一樣永遠服從一個指導者呢？我要提出的問題是：假若指導者的「指導原理」或「優越的能力」喪失了，我們怎麼辦？依我的管見，唯有另找高明。如果要賴他做導師，那就未免太富於奴性了。同樣地，如果北大不能或不願「領袖群倫」的話，大家儘可不必到漢花園來哀求「北大大學生不要睡了」。

話又說回來了，北大的病軀，現在已經逐漸健復了。因此，我們不僅證了他是「活的」，并且還證明了他要繼續「生長」的。魯迅先生說：「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着希望的前途」。那末，我們逢着他三十三歲的生日，除了對他抱着絕大的希望之外，還有什麼話說。事實擺佈在我們面前，攻之先生，你可有什麼理由證明：「北京大學真的死去了」麼？

十三日，欽哉寓於東齋。

北大的精神

郝瑞桓

今年五月間，本校校長蔣夢麟先生，在總理紀念周上，有一次說了幾句勉勵同學很重要的話。蔣先生的話大意，說北大有兩種好的精神，一是「理制的精神」，一是「革命的精神」，望同學保持住這兩種精神向前努力，現在大國難當頭，又值本校三十

三周年紀念，我把這兩種精神，略加解釋發揮，望本校同學諸君，自我校三十三周年紀念日起，本上這兩種精神，加倍向前努力。更願與我中國愛大學教育的同學諸君，共同向前努力。

（一）理制的精神

理制就是拿理性制裁一切，言行要追問究竟，合乎理性，感情用事的亂言亂動，竭力避免。大學生一方面固然要吸收豐富的智識，一方面更要鍛鍊偉大的智方，使腦筋精密，使理性發達。吸受到的智識，不用自己的經驗和理性整理，那種智識是死智識，機械的死讀書，理性是不能發達的。理性不發達的機械人才，是沒多大用的。我感覺中國現在大學教育，對於培養學生的智力，使理性發達，應當特別注意到。要使學生的智力發達，養成一個活潑潑的理性發達的人才，在教育制度上，主要的條件，是要在學校豐富的設備。教員周密的指導之下，「使學生自動研究，自由發展」。北京大學的學制，有點像英德的大學，看重學生自由發展。今年蔣夢麟先生回校正式長北大後，更大標榜出減少課堂鐘點，使學生自動研究的時間增多。現在並且各教授都劃分出指導學生的一定時間，以便質疑問難，周密指導，學者和教者日見接近，學生為情面所迫，不得不加倍自動用功。近幾年來，中國學界，往往發生無價值的風潮，被人利用的不正當舉動，北大這類不幸的大風波，可說尚未發生。即或偶有點不幸的小波折，一部分同學發生了失檢的舉動，一經學

校當局召集疏導，把誤解誤會處解釋明白，或經大部分同學切磋商糾正，波折立即消滅。這好像不能不說是北大學生的一點理智精神。

（二）革命的精神

革命的精神是一種除舊布新的精神，就是一種積極改良的精神。不盲從舊俗，不崇拜偶像，無論政治上，學術上，或文化上，有不對的地方，便去積極改進，這都是革命精神的表現。對於有價值的正當舉動，百折不回的大膽去幹，亦可說是革命的精神。

今次日本侵佔東省的非常事件發生後，北大有一部分同學，早就義憤滿胸，想要暫時掉開書本，先救國難。有一部分同學，好學心切，認為學業是國家命脈所寄，非到萬不得已時，不可輕易就罷課停學，主張一面固然要有鼓勵監督政府的適當表示，一面仍要照常上課。但是自政府發表顧維鈞氏署理外交以後，風勢日見不佳，眼看國聯威信喪失，盟約失效，而政府對日好像有讓步的趨勢，北大教職員及學生於是分別開緊急大會。教職員方面，多數主張選派北大教職員質問閣南下，質問政府對日外交政策。學生方面，由二百餘人發起，在教職開會的前四日，開全體同學緊急大會。同學多數認為現在風勢不好，北大學生對政府應有嚴重的表示，所以這次大會對於時局表示的議決案內，最後竟至議決政府倘不採納我們議決案的要求我們即不信任政府的嚴重表

示。並且大會認為到南京去請願，做做表面文章，受受當局的客氣招待，是沒多大效果的，不能與政府當局一大刺激，所以大會議決，「不到南京去請願，要到南京去示威。」

今次北大第一第二批示威團三百五十餘人南下，引起政府當局的特別注意，未出發遊行前，當局用種種方法誘惑威嚇，竭力阻止。但是同學認定北大示威團南下的使命，拿上不屈不撓的精神，仍照預定的目的和計畫，進行一切，出宣言，印傳單，捏口號，這標語，預備出發示威。唉！北大示威團遊行的志願實現了，北大同學受的苦亦就够受了，正在激昂遊行間，數千軍警把隊中大部分同學，都用繩子捆起，綁上軍用汽車。遊行大隊是遊行前從新組織排列的，所以綁去的同學，第一第二批都有，共綁去一百八十餘人。但是綁去的同學認為這樣被綁，不是恥辱，實是光榮，在汽車上仍繼續大喊口號，道旁觀者，對北大同學多流同情淚。

北大示威團遊行，這樣嚴重事件發生後，中央宣傳部通電全國各報館，命令對於北大示威團在京舉動的消息，非中央通信社的電聞，不准登載，所以中央通信社大違謠言，說北大示威團遊行口號中有反動的口號。其實北大示威團所喊的口號，都是在未出發遊行前，由許多職員大加斟酌後，預先擬定的，決沒有所謂反動口號。但是口號標語，或宣言傳單中，表示的態度，都很強